



链滴

# 安琪拉的灰烬

作者: [suqixu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497845290685>

来源网站: [链滴](#)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这个暑假漫长，无聊。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吃饭。

住处高草丛生，屋后不知名的树上有夏蝉无数。窗外阳光明媚，蝉声此起彼伏。每当我午后醒来，此景都会让我恍然如梦。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幼年。天空那么蓝，阳光那么好。可一会儿我就清醒了。明白置身何地时，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沉浸在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里。

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很纠结。因为我要弄清楚今天是单数还是双数。如果是单数我就得去我大妈家，如果是双数我就要去我二妈家吃了。

这一天，我正琢磨着是几号了，只见大妈围着一个大围裙，站在她家的院子里喊我。她嗓门极大，说时半截村子的人都听得见。所以只要她一喊我，无论我在天涯海角都会召之即来。

你坐这边。帮我理韭菜。她给我拿了一个小凳子。

好。

大妈是我非常亲近的人。她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唠叨家长里短和我小时候的各种事情。她说我小时候是从医院里抱回来的；她说我妈那时精神不正常，常常抱着我的时候，就把我掉到地上了。我一直哭，就把我抱起来。因为小时候有结巴的毛病，常被大人训斥，我是不大愿意说话的，所以她的唠叨并不总能得到我的回应，但这从不会妨碍她的唠叨。我觉得她兴致好的时候对着一个菜篮子也能说上半天。

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大妈的话题扯到了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她说她的一个外甥要结婚了。她说时间怎么就得这么快呢？那时候我还在家做姑娘呢。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当年他们兄妹俩母亲刚去世，父亲外面干活很晚才回来。兄妹俩傍晚做好饭，天快黑了，就跑到我家来，说他们在家里害怕。有时候他们家看看，就顺便帮他们把饭做了。那俩孩子无论小子还是丫头都特别黏我。

大妈讲起往事，眼睛熠熠生辉，像少女一样。

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当我想起她时，我努力去恢复她最后留在我脑海里的影像。一种别强烈的感觉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，叶子瞬间布满了心脏。

大妈，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，我是说那时应该还很小，还没读书，我被寄养到一户人家，那户人家有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我在那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我叫她姐姐的，你知道现在她怎么样了？

大妈本是埋头理菜的，此刻突然抬起头很奇怪的说，哎呀，难道你不晓得么？那丫头早就死了呀！

我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流了下来，我不敢抬起头来。当大妈问我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，干嘛老着头，我说阳光真刺眼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
我记得离开那里的时候我9岁了，那个姐姐好像14岁了吧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。她怎么会死了？

那丫头小学毕业后，初中都没念完就不念了，后来跟村里人去江南的厂里做女工。干了几年，攒得钱给她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了。17岁的样子，她爸就给她找了个婆家，那时候乡下很多女孩子结婚很早，有些小孩子都会走路了，夫妻俩才去拿结婚证。

婚后不久，她先后生养了两个小孩，大的是个女孩，小的是个男孩。但她丈夫不是个靠得住的男人，天在外面赌钱，家里什么都输掉了。婆婆对她也不好，整天骂她，说她这个笨媳妇没有管好自己的丈。生完男孩的第二年，她就趁着其他人不在家，偷偷地喝了一瓶百草枯，等家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晚啦救不活了。

大妈后面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。我陷入对她的无限思念之中，记忆直追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——

父亲把我送到那个男人的手里，说带走吧，带走吧。我死抓着门框不放，男人无可奈何的看看父亲，

频叹气。父亲一着急，一脚踩到我的手上，好痛！我立刻就松开了手，父亲骂道，你这不懂事的死孩！男人一把提起我，像拎着一只小鸡似的。于是，我的世界飘摇了起来。

我看见父亲痛苦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，一点点地蹲了下去，我看见我住过的房子越来越远。我的父亲的家，再见了！

待续.....